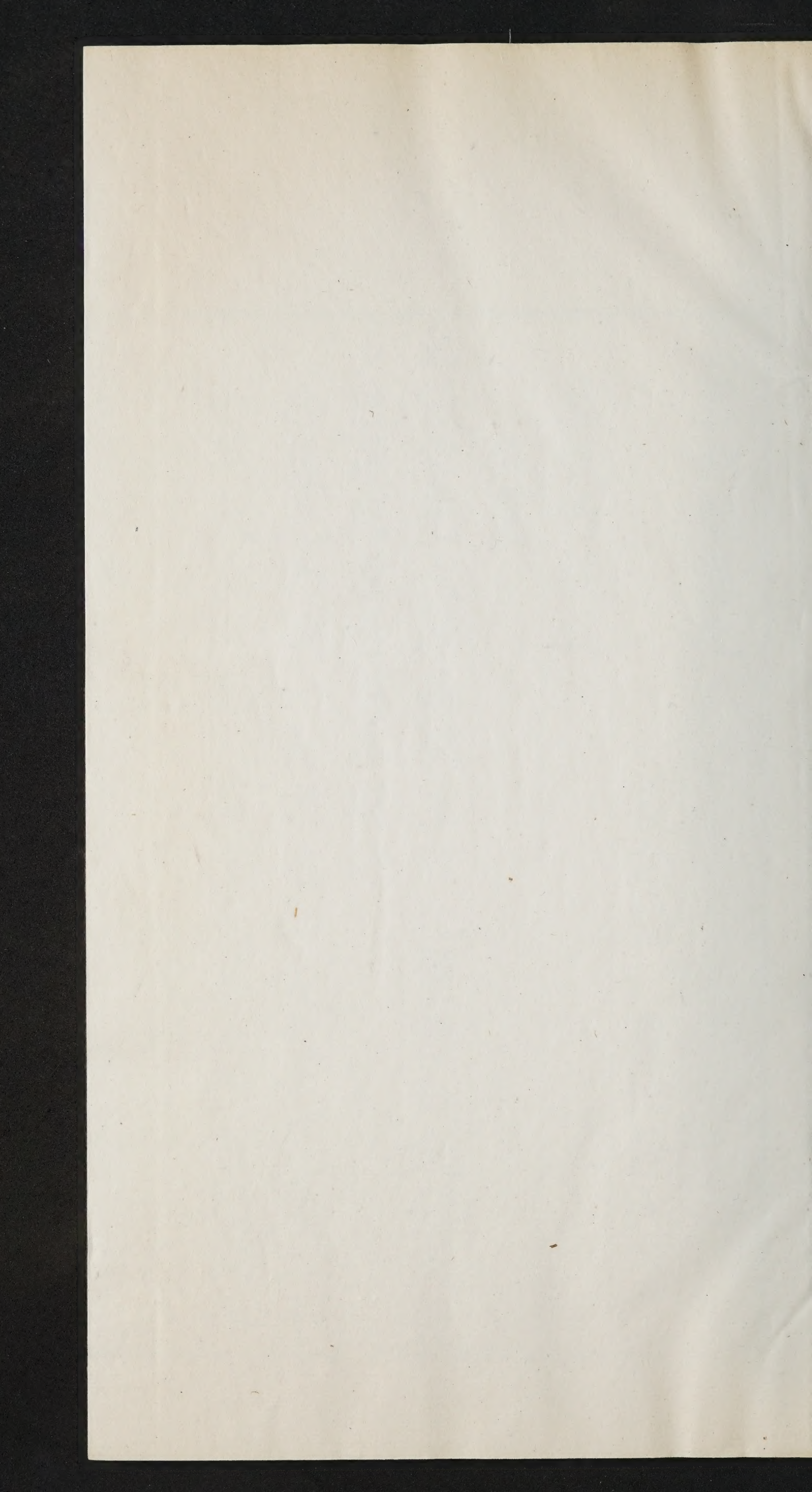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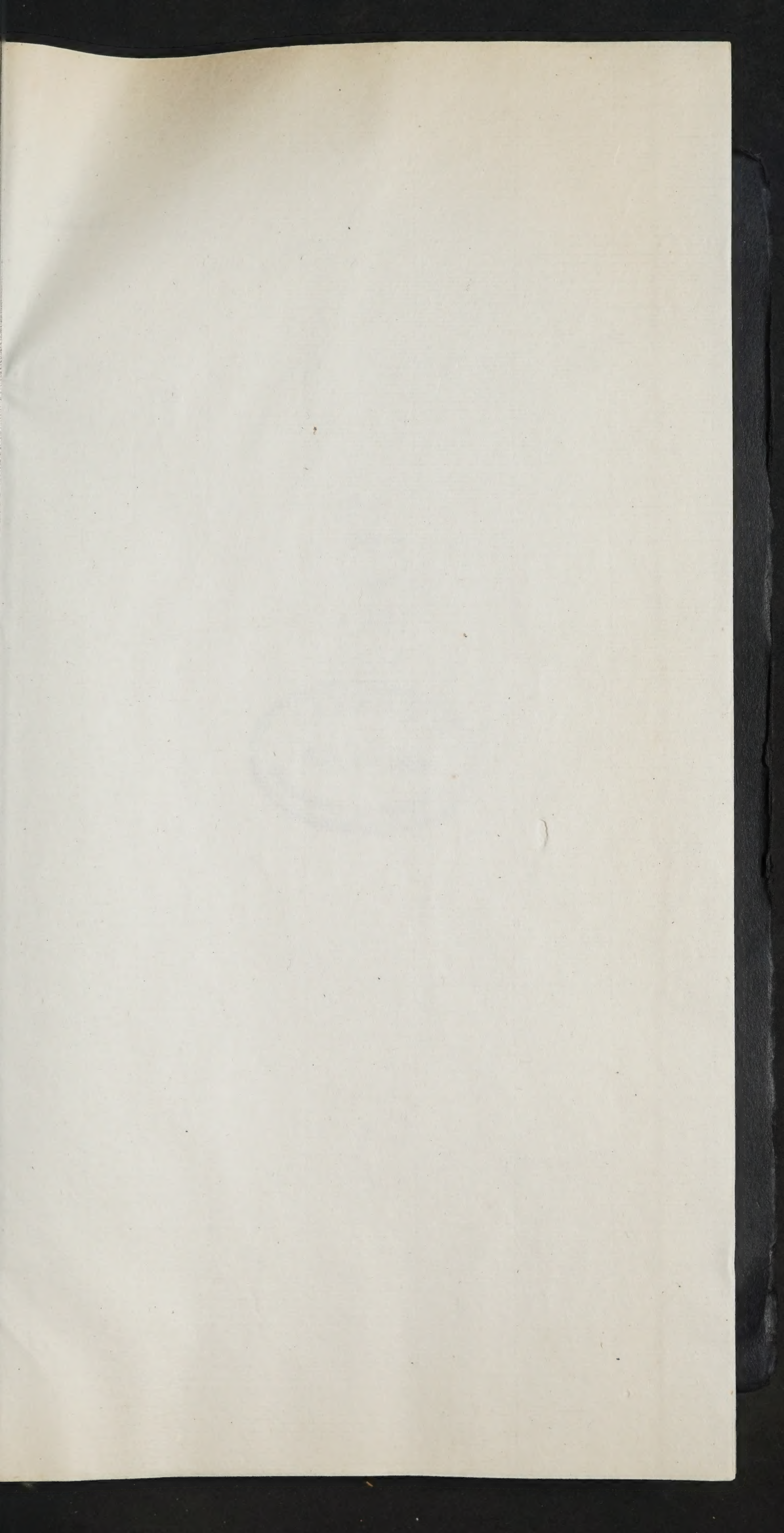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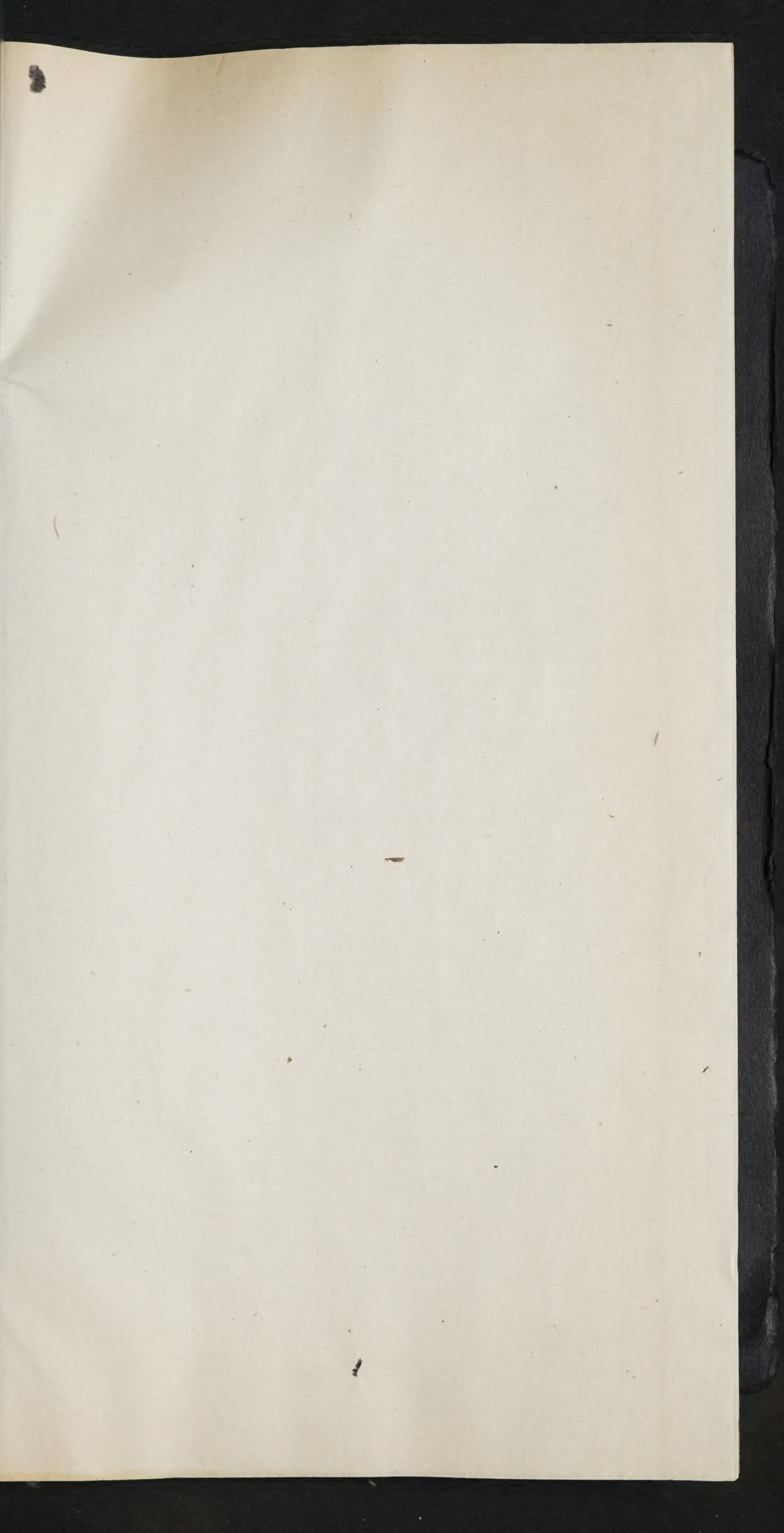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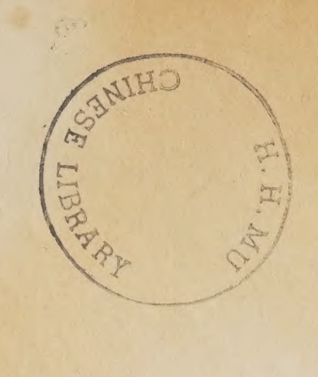










志異新編卷之二

長白福　慶仲餘氏著

異域竹枝詞

外藩

萬帳雲屯大漠居稱王曰叱贅瘤如龍媒大宛多良產綠葉青芻本有餘

哈薩克西域一大國也即古大宛乾隆二十一年大兵進勦入其巢穴其王阿布賴歸降受封奉正朔地入版圖無城郭屋宇無農桑

五穀氊帳游牧分布散處平岡漫嶺生草皆
緑葉白根出良馬食之易於腓字稱其君長
曰比相呼皆以名今其王名阿布賴其人皆
稱曰阿布賴比也無刑法紀律不聽其王號
令有惡則衆議罰之小則罰牲畜大則殺之
而分其畜亦不關白其王即禦外侮亦其王
與衆會議不願者不能强自歸降後歲納中
國之稅馬牛百取一羊千取一馬
相矜重襲好衣裳家有餘糧户萬羊列屋蛾眉

容易得踏歌聲裡合歡場

哈薩克幅幀遼濶人户殷繁多牲畜富者馬牛羊各以萬計娶妻數人分布而居其夫輪流晏處即貧者亦有馬牛數百羊數千無困苦乏食之人生子十六歲輒為之娶妻與以牲畜使之自為經理晏會以馬牛駝羊為饌馬湩為酒器用木碗盤富者以銅錫為之以衣多為華美雖暑月炎熱亦被衣八九襲喜中國瓷茶梭布片金倭緞之屬得之寶貴紬

緞絲綾不甚愛重風俗與回疆相似但不知禮拜諷經間有食猪肉者貴男賤女婣嫁男女以歌互調者成偶有似蠻人跳月之風哈薩克有兩種其西北界之哈薩克未通中國人户尤强盛云

愛曼於今衆建艮控弦十萬懾鄰疆遺風禿髮方平幘蓁首雙飄雉尾長

布魯特回子一部落也地距接集延喀什噶爾之間亦與伊犁連界幅幀寬廣人户繁多

控弦數十萬稱其君長曰比有管領愛曼自
一二十至二三十不等比死立其子弟他人
不能占立男不蓄髮女挿雉尾於帽為飾風
俗語言與回人大同小異居氊帳游牧為業
間有耕種二麥者牛馬乳為酒喜中國茶紬
布烟燒酒人貧苦强悍好刼奪健於戰陣以
故哈薩克博羅爾等畏之乾隆二十三年大
兵征討霍集占附近喀什噶爾之布魯特比
震驚

天威截戰霍集占

上嘉悅加阿齊穆為散秩大臣授職喀什伯里克回城之阿奇木伯克布魯特比如故是以遵葉爾羌喀什噶爾駐劄大臣約束歲納錢米賦稅但在其本地各愛曼之比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勢均力敵無統轄專制之人禁忌猪肉衣窄袖敞前襟帽頂平矩方與按集延相似

百頃桃花入望偏連城向化息烽烟射鵰身手

原趫踶遠向隣封事貿遷

按集延回子一部落也其汗最為表著統領四城最大者曰豪罕三萬餘户為其汗巢穴次曰瑪納噶朗二萬餘户又次曰奈曼一萬餘户最小之城曰按集延數千户耳各有頭目所轄之人皆汗之屬呼之為阿爾巴圖乾隆二十三年以後與中國通還歸入

王化地在喀什噶爾西布魯特邊境之外有五穀瓜果菜蔬多桃數十百頃紅白成林人

無髮不食猪肉皆與喀什噶爾回子同言語
亦相同但衣皆圓領窄袖開敞前襟帽無尖
翅矩方上平耳善居積權子母遍遊鄂羅斯
克食米爾溫都斯坦及回疆貿易喜畜鷹圍
獵而其性多儉嗇褊急

深目多髭種落新弟兄共室蔑天倫人奴生幸
無笞辱土屋沙村耐得貧

博羅爾西域別一種也在葉爾羌西以土築
屋而居有村落不禮拜不把齋不知字記不

通回語飲食無避忌惟衣帽與授集延相仿
男女無別無人倫弟兄四五人共娶一妻次
第歇宿以靴挂門為記生子女以次第分認
無兄弟者與戚里夥之次以齒地瘠人貧以
人為賦納於其王及頭目生子女若六七取
三生四五取二生二三取一所取者皆鬻於
温都斯坦哈薩克授集延及内地回疆為奴
性多怯懦往往為布魯特沙闢記擄掠人口
鬻於各處亦不能較

晨牝稱尊已七傳雖無易姓枉千年最憐膠鬢
膏脣客時向刀環隊裡宣

鄂羅斯邊外最大一國東界朝鮮南界中國
西北隣控噶爾東西之境二萬餘里南北窄
狹自千里至三千里而止稱其王曰汗自鄂
羅斯之察漢汗沒無子國人立其女為汗以
後皆傳女今已七代矣仍襲察漢汗之號其
女主有所幸或期年或數月則殺之生女留
承統續謂其汗之嫡傳生男則謂他人之種

其人深目高鼻睛正碧鬚髮赤黃男女皆畜髮男頻以膠水刷髮使曲卷衣縛身多鈕女則高髻漢裝長裙拖地女主之裙尤長行則使數人身後共舉之無褻衣以銀為錢肖其汗面重七錢餘謂之阿拉斯郎以洋算成歲好樓居有四五上者皆以木極華麗接見無論男女皆接吻為禮無跪拜之儀嗜佳茗必調糖飲之以魚為上饌以大茴為佳品必需大黃人人皆食之無則病矣官有文武皆懸

刀柄有金玉銅鐵錫之飾以分等差民耕田納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為兵十六歲入營不准娶不准歸家逾五旬而後放出刑罰極嚴男犯竊女犯姦殺人不問謀故以及出邊入別國者概以斧斫殺之土產海龍銀灰鼠各皮張及嗒拉明鏡玻璃等物但金銀徵缺之耳本為控噶爾屬國稱臣納幣歲以為常乾隆二十年以後鄂羅斯自恃其強不肯稱臣缺貢獻七年之久控噶爾未經責問而鄂

羅斯之察漢汗轉發兵侵擾其境以故兩國交爭數年之久鄂羅斯士卒累經大敗傷折二十餘萬力不能支仍復稱臣求和許以歲納童男五百人童女五百人而罷其軍事焉

仲餘氏曰聞鄂羅斯女主之立非察漢汗無子也初因察漢汗之妻逐其夫而自立其夫效秦庭之哭借兵爭鬭欲思恢復又為其妻勒兵拒之其夫戰敗不知所終然後女主定位任意妄為頗有所幸亦如選面首三十人

之事生女則為嫡嗣而承統鄂羅斯雖云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然其女主各有所幸所幸之女知有母而不知其父以女嗣位已歷七傳亦所謂以牛易馬以呂易嬴耳

九十春光度一城二千四百敞高閣大荒經外傳聞異糞土黃金儻是真

控噶爾回子最大一國也地在鄂羅斯西北幅幀極寬包鄂羅斯東西之界益北不可考其邊境矣稱其王曰汗其大頭目亦謂之阿

奇木伯克各有城池人户自萬户至十餘萬
户不等均其汗之屬人也汗所轄阿奇木伯
克一千四百餘人建都之城謂之烏嚕木南
北經過馬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門二千
四百餘處城内大江三道山河藪澤不可勝
數田園類古井田之法其汗所居宮室深遠
壯麗黃屋朱門飾以金玉窮極奢華地産黃
金白銀多於石子珠璣象貝寶玉珊瑚習見
不鮮自鳴鐘表紬緞氈絨尤多奇異比户豐

裕不知人間有缺乏之衣食之事俗重寶石以赤者為上如拳如鵝卵者人人佩之黄金為錢重二兩許通行濟用風俗醇美坦白敦實無詐譌詭譎之習知禮讓人倫與中國暗合迥非西域各國禽行獸處之可比好諷經禮拜天地男女皆然不喜戰爭以故國雖富强從不無故侵凌弱國而兵皆精鋭鎗及二百步箭射石多没鏃寸許人以死敵為勇敗歸則不齒於人寓兵於農如有他國相侵臨時

酌派應敵鄂羅斯為其屬國鈌貢弄兵控噶爾汗始大怒發兵大戰鄂羅斯精兵八萬全軍覆沒鄂羅斯又大發兵借土爾扈特精壯數萬人赴敵又敗所存僅十之三以故土爾扈特恐懼於乾隆三十四年棄鄂羅斯而投入中國而控噶爾兵衆數十萬直壓鄂羅斯國都察漢汗大懼仍復稱臣求和於常幣之外復納童男女各五百人而寢其兵或曰控噶爾西界亦多其屬國歲輸貢幣云

仲餘氏曰控噶爾都城所云馬行九十餘日方能經過者盖如中國之邊墻耳其云城門二千四百餘處者亦猶中國之各關口門耳其國奇其說而竟信其都城之大如此其然豈其然乎

樓頭倒挂水晶簾海嶠春回氣不炎香末返魂花泥睡倩誰勅勒到香匳

克食米爾西域回子一大部落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至其都會中隔氷山一

道人畜至此土人駝牽而過其人深目高鼻黄睛多鬚衣類布魯特性巧精闗捩之術能引水上樓頂自簷下垂如水晶簾其地沃野其時和暖無大暑嚴寒以是多五穀奇花異果尤多名香檳桃柚棕白檀紫降重宴會喜歌舞聚飲花燭之夕輙有物入洞房新婦昏迷聽其淫汚而去亦不知其為何物也本夫次日合巹萬千不爽人多富饒好興販營運善權子母其湖河多通海洋地近温都斯坦

穴居夜市避驕陽三百城如滌廣場舌轉鸚喉
人語別玉如蟬翼鬼工良

温都斯坦西域回子一大國也在克食米爾西南行四十餘日其汗都城圍六十餘里所屬部落自萬户至十餘萬户者三百七十餘城其人率深目高鼻繞喙多鬚睛黑白如琉璃面黑色而唇青語言類鳥鳴衣敞前襟自領至腹鈕二十餘鈕帽纏花布帛錦為飾日出極炎穴地為居亦有樓閣但不出地平室

極精巧富者飾以金玉故入其城村似曠邈無人烟耳以夜為市能金漆雕鏤善琢玉器大而薄如蟬翼細可如髮鏤金銀如綵織紬緞毯布貨於西域各國米穀花木瓜果菜蔬罔不繁植且多異種柑橘尤多綠竹白杉檳桄檀棕在在成林冬夏皆熱木不凋零但夏則熱風烟瘴耳山水秀麗花木芬葩郭外巨澤一携眷乘舟遊者經旬累月比比皆然貴中國瓷器以白玉碗交易地多瘴厲為害有

面生贅瘤引之而長放之則卷者人有病食大黃則愈貴客来及大筵宴以大黃代茶茗經年不見大黃則死以故人佩大黃常舌舐鼻嗅之以象耕亦以之載物致遠有馬牛無駝羊不知游牧之事國中有玉山而白金少價與黃金等江河通洋海閩廣海舶到焉

渺瀰靈湫萬仞峰黒章黃質見獅雄不教神物飛吞月猶有遺雛怒吼風

温都斯坦域中西隅有巨澤一圍數千里中

有山圍逾千里萬峰聳秀高入雲表人間第一高山也上多異草名香彩馴之獸人語之禽靈蹟最著土人名之曰章各里麻胆達喇斯出獅子秋月皎潔負雛遊山頭大尾虯黃質黑章長六七丈有奇登峯絕頂望月垂涎盤旋跳舞往往猛飛吞月飛去八九里墜死山谷國人以豢獅為上户每于秋月擇砲手之最精者開地為阱人處其中遇有獅負雛而来者潛以砲斃之而取其子砲不中則撳

山裂石人無噍類矣取至國中以精鐵為柱
圈之飼以牛時而一吼聲如雷屋宇震動
禮拜晨昏户一牛金鑲蹄角緞為裯提刀莫奏
庖丁技被繡為犧百不憂

音底西域一國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
餘日其地富饒多寶貨時與葉爾羌交通貿
易攜内地瓷茶大黄而去其人深目高鼻多
鬚而非回子種類飲食無所避忌言語亦不
與回子通衣帽則與回子無異而右衽持物

則以左手其國敬牛家一頭築精舍以處之男婦朝夕禮拜祈禱默佑金鑲牛角蹄披以文繡飼以膏粱金銀絲緞為褥厚絮以供之滌器必以牛糞拭之以為潔而後貯食所居屋宇田園所耕米麥瓜豆皆與回地相似但入回疆貿易見回子殺牛則痛詈之以為非人類也

溫禺疏屬馘雙尸助順

天朝績可垂縱使強鄰能屋社孑遺生聚已蕃

滋

巴達克山回子之一國也文字規矩與內地
漢回同在葉爾羌西馬行三十日至其地羣
山環繞田土膏腴人知耕牧衣帽與按集延
同風俗淫佚無人倫尤喜男色霍集占兵敗
逃入巴達克山欲向温都斯坦而逸其汗蘇
爾探沙起兵截阻與之大戰霍集占及伊兄
布拉敦皆死其眷屬皆獲獻尸中國焉後為
退木沙爾所滅今又漸集千户矣

仲餘氏曰巴達克山敬天朝而獻逆尸其尊君敬上之風實為可取惜乎淫佚成風卒致亡國也

膏腴深險足稱强納叛佳兵自取亡與國已忘唇齒勢為墟空使黍禾傷

退木沙爾回子一國也與巴達克山西界相連人户七八萬家地皆崇山峻嶺草肥水甘宜於牧放無城池屋宇以氊帳為家游牧為業閻亦耕種二麥以牛馬乳為酒稱其君曰

汗衣圓領敞前襟袖束腕帽方平靴以牛羊
草為之鐵釘𥧌布其底與按集延裝束相似
牛馬駝羊徧滿山谷家各以千或萬計無貧
乏之人而强梁好鬬時出刼奪有十萬精强之
衆乾隆二十三年布拉敦之子薩木薩克逃
至其地其汗留之後薩木薩克以其家屬人
口之羈巴達克山也求退木沙爾汗為之乞
還蘇爾探沙不從兩國交兵二年蘇爾探沙
大敗巴達克山回子為其所滅敖罕之汗聞

之大怒以退木沙爾自殘隣好因大起兵與退木沙爾為敵一鼓而滅之退木沙爾汗亦被族夷人口皆遭屠殺薩木薩克被擒去不知其存亡因而其地空虛四五年来逃亡人户漸集故地者不過千餘户耳

椿園氏曰退木沙爾以膏腴深險之邦十萬精强之衆使其保境養民豈至一朝殄滅顧釁端起於小忿兵事動而無名肆殘害於東鄰固偉肓雛之喙啟責言於西界因成再覆

之卑卒之身死國亡族類絶滅不必哂乎其
愚正堪傳之為戒者矣
紅頭子國少人倫束腕纏頭戰鬬身賣劍更無
從買犢春疇扶象一犁勻
敎罕西域一大國也亦呼之謂愛屋汗回子
謂之克則爾巴什譯言紅頭子也在退木沙
爾之西温都斯坦之東南幅幀寬廣數千里
稱其王曰汗都城壯麗富饒多寶物其人種
類各異在國都者衣敞前襟兩袖緊束自腕

至胸皆密布鈕釦腕下另垂袖五七寸帽以
布帛花錦纏裹高尺許上尖前指如螺各帶
刀劍有與回子及按集延相似者有耳墜金
環與退擺特相似者又一種目益深鼻益高
碧睛茜鬚為赤多强力好殺其名山大川之
中有烟瘴多猩猩蟒蛇虎豹熊羆之屬多象
耕田負重皆用之其汗出遊所需象以千計
無人倫不可以言語形容尤重男色人人各
有俊童同臥起其幸童之袴緊束而以細鎖

鎖之處有外遇也無牛見之以為奇異羣聚
而觀之一種人圓領大袖如漢唐之衣冠豈
其遺種與

人長三尺號魁梧小小牛羊味總腴尚氣睚眦
螳奮臂東方那得笑侏儒
郭酣回子之一國也居有室宇食資耕牧田
園瓜果在在種植衣帽飲食及馬納滋禮拜
皆與回子無異但語言不通經咒異耳在葉
爾羌西南馬行四十餘日稱其君長曰汗其

人短小男婦皆長二尺餘魁梧俊偉者不能過三尺尚氣好鬭人笑其矮輙抽刀併命其地萬山環繞產羊高八九寸長尺餘肥腯而甘牛高二尺許駝大如内地之驢驅其羊千萬至葉爾羌貿易携茶布而去其地白楊髙於江葦麥顆大於菊粒夙聞異域有僬僥之國人皆三尺東方曼倩以西北大荒有小人之國人皆七寸朱衣元冠海鵠吞之豈其類與其人既小乃飛潛動植之物俱從之而収

縮亦天地餘氣之所及也

穴山為屋好藏身穿耳金環未救貧向曉燔柴空肅拜可能火耨闢畇畇

退擺特西域別種也在葉爾羌西南和闐正南馬行四五十日土宇遼濶與後藏連界無城郭鑿山石為穴而居其人耳墜金環衣圓領尖袖服氈毯風俗敬火每辰以柴引火焰起則羅拜叩禱地多磽确之出產少牲畜外出謀生葉爾羌喀什噶爾有其人勤儉刻苦

其汗亦不富饒取其屬下子女鬻以自給

重洋別自春如海吹律何因谷變暄荒外有天
天不老金人祭始一竿尊

塞克西域一大國在敖罕之西稱其王曰汗
幅幁寬廣部落數百各有統轄皆其汗之臣
僕奉其教令事歸畫一無跋扈之習都城閎
濶户逾百萬築室而居喜寬敞潔淨畜髮辮
帽圓簷袍長袖尖褂徼短袖寬及腕而止人
家院落中各立木杆一株向之祭拜氣溫和

冬亦不嚴寒夏無大暑耕牧為生田土肥腴產五穀稻蔬瓜果牛馬駝羊徧滿山谷五金珠寶畜牧繁生家俱富饒無缺乏之俗尚宴會喜歌舞而食以猪為上饌祭天祭神皆用之家畜猪百十為羣秋冬之際好打牲挾弓矢入山獸遇之無得脫者且多力善射各有標鎗五枝長四五尺百步內發必中亦有自來火鎗而不常用臨敵決戰遠則標鎗近則弓矢勇敢無倫與教罕連界教罕之人甚畏之

椿園氏曰塞克西域最遠之大國去葉爾羌
西二萬餘里或曰其西北之境與薩穆控噶
爾相連亦或曰與阿喇克等國犬牙相錯大
抵皆世所傳之大西洋也
浴鐵燃鎗劚賊為忍戕父母與妻兒游魂假息
應非久何有區區刦奪貲
沙闊記回子人名也為霍集占黨類大兵平
定回疆霍集占兄弟伏誅沙闊記逃之温都
斯坦無人之處苟延性命同時逃竄之回子

葉爾羌正西馬行三十餘日
以術行淫幻阱機一墩城內望崔巍迷離撲朔
渾難辨傍地雄雌孰是非

轄里薩普斯者西域別一種類在喀什噶爾
西按集延之外馬行三十日沙格普魯城塔
里扈魯斯城色里卓衣城皆其部落土產黃
金葡萄梨杏而棉花尤盛人多巧思精於工
藝且習邪僻妖魅之術而風俗淫惡不可以
言語形容惟男色是好男女皆為龍陽其塔

里邑魯斯城內有一墩高數丈建於城之中央他國人入其城瞻視其墩心神迷亂即登其巔逾時而醒手握二銅錢已被雞姦矣雖老醜禿鬚皆不得免葉爾羌庫車回子有曾悞入其地者醉後往往自道其詳言之鑿鑿也

椿園氏曰回地有劈里之妖好棲人屋隅為祟中之輙發狂疾惑男則女惑女則男人形長四五寸病者見之他人不能見也回子中

有能勅勒而制之者謂之劈里渾其法取生人支解其妖即滅劈里渾復頻頻急誦其咒則支解之人斷體自續而復生自歸王化不敢支解人惟施之雞犬無非荒遠邪僻之習以術行淫人亦妖也以術行汚穢之淫亦妖所不為者矣

只知布種不知耘架木編蘆也自勤二十丈深埋屋雪消時人放獨峰羣

哈拉替艮西域一部落也在接集延之南皆

崇山峻嶺無膏腴平曠之田人户寡弱數千
家耳其君長曰比無髮不食猪肉與布魯特
無異氊帳為居打牲為業間亦耕種逢春布
種則游牧而去秋歸収穫而已冬、嚴寒大雪
則皆擇山坳温暖之處架大木蘆葦而居人
畜同處其中大雪之年有深二十丈者次年
三月雪消始出地産獨峰駝

十二辰為十二門一年三熟氣常温魂飛醉客
臨髙塔骨種犢羊遍遠村

布哈拉回子之一國也在葉爾羌西馬行二十五日其城垣壯濶周圍十二門以十二長布之稱其君長曰汗土宇曠平人户強盛氣候炎熱冬無霜雪大米穀豆歲皆三收瓜兩熟葡萄桑果皆盛人富饒工於製器多技巧以金銀銅為錢俗重禮拜城內外禮拜寺二百餘處如私飲酒不馬納玆者即謂匪人擒赴禮拜寺塔頂擲殺之土產骨種羊黑者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其河多各種魚

志異新編卷之三

異域竹枝詞

長白福慶仲餘氏著

絕域諸國

白帽紅衣三叠長囊垂左右手深藏邵緣試礮驅馴象百里轟雷勝火鎗

提絕域一大國也都城八門稱其君長曰汗其人帽圓簷高五寸以白布為表中實綿絮簷亦如之似回地阿渾之帽衣對襟長短三

疊左右製袋各一行囊手其中色尚赤衣多紅鬚亦茜草染之幅幀寬廣土地沃肥五穀瓜果繁茂棉花木本高丈許大米酥油為饌尚宴會善烹飪地多虎豹犀象牛羊騾馬土產自鳴鐘表喀拉明鏡衣斯麥幾爾洋瓷白氷糖金花白布金銀絲紬緞善製大銅砲名按布拉克一砲非十象四五百人不能推需火藥數萬觔人負藥袋入砲填之砲子大者重三五百觔羣子無筭一發撼天裂地又善

製自来火鎗可及二百步人户衆盛率多巧
思
雪白蘑菇爛勝銀胡桃松子裹糧盈自来鎗火
天生鐵秋日山前好射生
安他哈爾城看搭哈爾城絕域一部落也其
地多山産諸果皆異種人以核桃松子為食
打牲為業善製自来火鎗多白蘑鉛鐵
赤白探丸惱比隣砂墚犖确不逢春黄金騕褭
何須鑄千里雕鞍逈軼塵

查爾卓衣城賽拉斯城絕域一部落也無城郭屋宇以氈帳為家地多山石沙磏可耕者稀牲畜少亦不以游牧為業其人貧苦乏食以竊刦為生無鳥鎗弓矢人佩一刀有獸生其地之深山大壑中形全似馬頗調良可羈勒而控之行如星電日逾千里名之曰特克亞牡圖其人懸刀乘獸四出竊刦遠近苦之語言與回子通

千丈長魚十丈黿巨舟萬斛恣鯨吞驚心阿㬰

河邊水拋竹船頭白浪掀

噶拉特城查納阿拉巴特城謨勒城同一部落也語言與西域各國不通其人皆茜草染鬚居於大水之濱耕者稀專牧放馬牛羊千萬爲羣以大米魚蝦爲常饌呼其水曰阿曼多龍中有黿經數十丈魚有千丈者皆能吸舟而吞人其地多竹舟行必載竹數巨束以鐵包裹遇其吸水則擲之黿魚自去其水鹹苦不可飲寬幾千萬里

瓜長七尺磨盤圓沙棗如梨碩更繁不羡安期仙果大葚垂六寸滿高原

烏爾古特城雅爾城同一部落也其人皆回子甜瓜西瓜有長七尺者有圓如水磨者沙棗之大如梨盤佳堪特城帕爾海城同一部落也其地皆山牲畜最少人於山巔耕種小麥色白如粉大麥碧緑多桑結葚有赤白黑緑四種長五六寸許人皆採以為食衣帽如回也

無術烟霄制毒龍風炎仍不礙三農寶坊山積
騰宵氣秔雪匙流出曉春
巴喇哈絕域一大國也幅幀遼濶人户殷繁
多沃野良田屋宇修整土產青金寶石金剛
鑽石玻璃產鐵色白如銀五穀粳糯皆盛山
園多新異之果四時常有赤蟒如龍於空中
飛舞口噴熱風如火人有觸之者須臾病斃
惟多食葱蒜大茴之人庶幾可免故人喜食
諸辛之物產獨角野羊大如驢多水牛風俗

滛佚惟男風是好語言與西域不通
帽長三尺海龍皮衣繡金銀鏤作絲比似猩猩
能著屐更傾琥珀倒深巵

科罕西域一部落也築屋而居耕田而食豆
穀二麥其常饌也善造旨酒色如琥珀清冽
甘芳人富饒以金銀絲緞喀拉明鏡為衣倭
緞為領緣繡以金銀絲衣多黑紅二色以海
龍皮為帽長三尺許以紅黑綠服子皮為靴
木底窓布鐵釘土産五穀諸果鋼鐵氷鹽海

龍黑貂元狐皮牛馬羊甚多不知騸馬人乘
壯馬其人刁野兇頑鬭毆即殺人時與哈薩
克交通貿易
蠭目豺聲猯頬毛天生梟獍性貪饕豈緣鳴鏑
成澆俗子壯先教父試刀
阿薩爾城哈拉多拜城巴拉城哈喇他克城
同一部落也亦耕五穀而以豆為常饌土產
金銀寶石青金玻璃駱駝其羊之肥大如驢
境内有河一道水不可飲飲之則瘸語言與

西域不通人各懸劍為佩足以牛馬皮烏拉為靴男女滿面皆毛頭纏光明錦布子壯則殺父

聚土山頭藝作田桑林杏塢劇芳鮮袒衣閒煞縫裳手但裹羊皮不著絲

札納巴特城色里卓衣城別什克里城阿色巴拉城同一部落也地皆山石其人於山下取土聚之山上而後耕種豆麥雨多可以收穫否則無望矣杏大色白而香桑葚大而無

核偏滿山谷人皆乾以為粮極貧者牲畜甚
少冬夏惟皮衣一領牛皮烏拉為靴男女徧
身皆毛皆不穿袴
日飲亡何醉緑醽酒泉西去酒垂星乾陀䟽勒
多獅象笑指層巒萬疊青
噶爾洗絶域一國也其地廣而人稀皆峻嶺
高峯多大米芝蔴緑豆其人日飲黃酒取醉
男女皆然土產獅子多象
刻桷雕楹入望新連甍萬瓦接鱗鱗鷫冠翠被

深山盡谷飲無人問水濱

薩穆絕域一大國也在控噶爾西北一萬四五千里幅幀極大與控噶爾相似其人皆磚瓦為屋雕鑿奇巧詭異極為修整布帛緞錦為衣衣製精新多織以異鳥之翼地富厚饒貨寶境內有大水縈繞鹹苦人不能飲寬亦不知其涯岸也

冬能炎日夏飛霜金木成形獲與藏莫訝殊方邪術慣全憑巧思變陰陽

阿拉克亦控噶爾西北之大國也地境寛廣與薩穆相似其工匠尤多巧思冬能使之炎熱夏能使之飛霜以金木造為人形以供服役皆人力為之非邪術也

國中成女不成男神木胚胎化育含解道空桑傳異事槃瓠帝女只常談

西海之中有女國焉其人皆女有神木一章抱之則感而孕有狗國焉其婦端好生男皆狗生女皆人

虛負昂藏三丈長不成靈匹渡銀潢可憐纖小
嬋娟子鉦鼓聲來底處藏

阿諦國在西海之濱與控噶爾地界相連其男子率長三四丈無屋宇擇山坳林麓而居無鎗砲而有弓矢刀槊矢及一二里許然性怯懦畏鑼鼓之聲其婦人艶麗狡好長不過數尺一如人形夫婦亦如常人但長短倍蓰不能生育沐浴而孕且生啖人畜與禽獸無異常與控噶爾戰鬭得人焉則裂而啖之控

噶爾亦喜其婦人顏色列巨鑼大鼓千百成行奮力篩擊多施鎗砲葯烟霧迷聲震天地其人皆戰慄恐怖竄伏於深山窮谷莫敢支吾俟其竄而伏也虜其婦人而去

善射遐荒也有人穿楊蹲甲未為神竹枝歌罷邊沙遠百首傳来耳目新

哈塔木絕域回子之一國也其人多力善射矢不虛發地界鄂羅斯控噶爾之間為控噶爾之屬國

椿園氏曰呂東萊有云事不常見則怪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天地之至奇也人以為常然則習而忘之耳豈非大方之通論哉京師去西鄙之葉爾羌喀什噶爾一萬四五千里西鄙之去西方大國若控噶爾若溫都斯坦若塞克或一萬數千里或二萬里不等而諸國之西山川猶是也人物猶是也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亦猶是也夫深山之麓虎豹生焉大澤之淵蛟龍聚焉塊然大地之中以地生人

以人生情豈盡五官端好衣冠禮義之倫哉其地其人亦有身親而閱歷之者臆其景象或即西海之濱與茲就其確然可據者列之於傳焉

仲餘氏曰異域竹枝詞百首皆咏其山川風物土俗民情以志其各異也故於異域瑣談中所載新疆之官制兵備屯田賦役皆畧而不詳

附暎咭唎國貢物照録邸報

乾隆五十八年暎咭唎國遣使進貢品十九件

西洋布蠟尼大利翁大架一座

係天上日月星辰及地球全圖星宿自能轉

動如遇日食月食及星辰差忒俱顯然著於

架上並指引日月時又打時辰鐘為天文地

理表

坐鐘一架

有天文器具指引如何地球如何與日月星

辰一氣轉動與習學天文者有益

天球全圖

倣空中藍色有金銀做成星辰大小顏色不同更有銀絲分别天上各處度數

地球全圖

天下萬物四洲山河海島都畫在球内亦有海洋道路及畫出各樣西洋船隻

襍様器具十一合

係推測時候及指引月色之便可先知天地

如何

試探氣候架一座

能測看氣候盈虛

銅砲西瓜砲

為操兵之用並有小紅毛國兵現隨貢使

前來可以試演砲法

竒巧椅子一對

人坐在上面自能隨意轉動

家用器具並自然火一架

內盛新舊襍様甁罐等項其火具能燒玻璃
磁器金銀銅鐵是一塊火玻璃造成
襍様印畫圖像
係紅毛暎咭唎國王家人像並城池砲臺堂
室花園鄉村船隻各圖
影燈一對
係玻璃鏡做成掛在　殿上光彩四面
金線毯
精緻房內鋪用

大絨毯
大殿上鋪用
馬鞍一付
金黃顏色十分精緻
車二輛
一輛熱天用一輛冷天用俱有機械可以轉
動
軍器十件
長短自然火鎗刀劍等其刀劍能削鋼鐵

益力架子一座
人扯動時能增益氣力陸長精神
大小金銀船
係紅毛國戰船式樣上有一百小銅炮
襍貨一包
係紅毛國物產即哆囉呢羽紗洋布銅鐵器
具等物
仲餘氏曰暎咭唎國航海朝貢仰見
盛朝德化遠被萬國來朝何異越裳氏重譯來

朝耶且其器物以人力而巧奪天工變幻不測亦堪異也附錄於志異新編絕域諸國之後以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哉

志異新編卷之四

長白福　慶仲餘氏著

浮梗歌 併序

乾隆己酉仲冬下澣保陽幕府記室伊叅軍琳覓妾逆旅主人携一少婦至端莊嬌好而愁容可掬凄慘動人瑣瑣問之盖故簪組家之兒婦翁死家貧親淪落姑衰夫病旅店絶糧願鬻身為妾救其姑與夫者叅軍勃興惻隱捐俸助資完其骨月實

義舉也余聞之惻然浩歎為作浮梗歌以
誌之
謝家嬌女十五六養在深閨勤撫育芙蓉為貌
玉為神螓首蛾眉性賢淑父母憐如掌上珠寶
釵繡襦貯金屋了髻雙鬟十二行添香捧鏡侍
粧服怱怱桃夭待字年殷勤為擇婿如仙當道
簪組耀閥閱問名奠雁意虔虔紅絲牽定六禮
行雕鞍金勒壯親迎鳴騶赫赫崇冠蓋笙簧疊
奏豎雙旌瓔珞垂花彩輿煥明燈對對光生爛

六親歡躍勢縱横百僚趨奉羡光榮盈門劇劇
車百輛催粧馬上新詩賡對鏡粧成相留戀阿
母爲揷翠翹顫繡羅衣裳珠壓腰玉佩玲瓏七
寶釧湘裙六幅拖鮫綃鳳鞋明璫金步揺粧奩
異寶鉅萬足炙手可熱路人謡錦衾繡帳鴛鴦
枕枕上雙棲凝燕寢翁姑憐愛琴瑟調白駒過
隙時苒荏玉樓忽召堂上翁一朝長逝馭仙風
蕭條寂寞歸旅櫬當年勢要總成空一卒不至
將軍死從此飄零無底止散盡黄金守簞瓢奔

逐投親走萬里丈夫怯弱姑年髙饔飧不給空
嚎啕百結鶉衣荆釵斷緑鬢飛蓬途路勞徒作
楚囚相對泣茅店絕糧無顆粒至親骨月餘三
人難遇綈袍誰周急窮途哀切動人情子規啼
血度三更天迴地轉神明感不肯絕人推義胆
逆旅主人来叩扉為問衷情舉手揮君家莫嗔
聽妾語一泣一字聲欷歔妾本江南良家兒嫁
得夫婿好門楣錦衣玉食森晝戟春賞春花秋
月嬉嚴霜忽降殺豊草棟折梁摧翁死早一時

榮華赴水流田園蕩析淨如掃孤燈明滅思悄
然甕牖繩樞苦可憐室如懸磬炊無米囊底何
曾有一錢托鉢處處人憎厭誰是將伯助飽饜
世態炎凉大勢同尋親無奈投茅店姑老身衰
髮盡白丈夫有病怯弱客新婦無能束手難惶
惶驚魂與駭魄城南城北奔如電城東城西求
之徧朝臨閙市暮衢途至親密友皆不見歸来
忽見姑生災一息奄奄瘦骨骸回首看夫將餓
死身軟如綿面如紙欲覓參苓雙手空欲乞饘

粥含羞恥徘徊無計自悲傷只餘血淚萬千行
夜深悲哭驚賢主斂衽深深謝愴惶主人聞語
五中悲不禁雙雙珠淚垂為言新婦莫自苦聽
我躊躇願再思母衰夫病無人主尚可從權求
小補旅囊羞澀嘆無錢何不鬻身作資斧聞言
揾淚拜居停妾死母夫願留生為妾匆匆求售
主衾裯願抱肺腑銘遲明出店尋峻宇叅軍正
覓江沱女忍羞低首拜叅軍桃花一朵含宿雨
叅軍瑣瑣問鄉曲無奈凄凄從實告凄凄感動

吉人心豈肯小星屈美玉茫茫宦海盡同舟休戚相關第一流為捐薄俸壯行色骨月相依且莫愁拜恩旋歸感仁惠母子夫妻哭抱頭天長地久何時了浮梗漂漂無盡休國策土偶謂桃梗曰洚雨下淄水至則子漂漂者將安之矣

摽梅行并序

余既作浮梗歌成顏孚耕為余言曰康方伯基田乾隆丁未年為江蘇廉使時訪知故人某邑宰之妻母女流寓吳縣貧苦異

常將鬻女為人妾以自活方伯憐而迎入署中養贍為女擇府庠蔣生寅堂配為婿是年秋蔣生竟登賢書斯亦佳話也索余一言勉賦應之

朔風初動時塞向皆扃户中有母女貧寒肌起粒粟解一

夫婿綰墨綬没後無人知中郎只有女伯道嘆無兒解二

零丁異鄉留緩急望人周亦不見人周母女空

淚流解三

衣薄苦中飢宛轉可奈何脫我斷頭釵鬻我舊

羅襦解四

阿母持襦去憐嫗問訊来弱女何事悲莫是標

梅私解五

憐嫗且上坐强作笑顔陪阿母去復回愁恨面

如灰解六

舊襦本難賣斷釵無人収憐嫗為母言鬻女錢

可求解七

再拜謝隣嫗分離痛難支忽遇新廉使夫婿舊
相知八解
麥舟令顧助贍養入華堂庠序視斯文為女擇
才郎九解
鼓吹開戟門堂配夫與妻成義快人心才郎折
桂歸十解

趙風子傳

山左趙先生名玉武定府海豐縣人也自號風子其祖卜居於直隸天津府静海縣良王庄家富於資鄉里咸稱趙百萬云迨後家漸落至其父避訟歸里尚餘財產托友王商并老僕趙成經理其時趙風子尚在襁褓乃父復緣訟事憂愁憂思遘疾而卒越明歲其母繼亡遺風子甫二歲依養於族間年十八尚在山東窮極無聊家徒四壁惟學子平日覓數錢餬口而已適有

天津新城駐防佐領達齡向與其父交好老僕趙成時相往來言及舊主頗形思念達君勸其回籍訪問遂得趙風子于故里同至天津籍達君力王商交回原產計值一萬八千金又有趙家庄地四十頃于是風子得舊產定居於天津趙家庄矣感達君恩拜為義父無何議裁天津駐防達君量移於福建風子備八千金贈為路費越數年達君没訃音至風子痛不可遏匆匆變產得萬金涉險航海携往福建助塟其義母

見而怒益嗔其携多金来必出變産何以自給
拒不受風子諄諄拜求義母又慮漫藏誨盜有
妨跋涉始受其半風子乃以三千施於鳳凰山
大寺作善事焉方丈無空和尚聞而義之口授
地理風水精妙無倫既得真傳辭師仍北歸風
子貌似猿猴坐立無定性亦近之惜天閹不通
人道慮絶嗣因窮地理思欲人定勝天尋龍覓
穴見純陽地於寧河然為富户張家産莫能得
風子即冐張姓與之聯宗且在寧河試其術無

不奇驗人以張仙稱之久之與張某極相得告以父母未葬乞其地得而葬之葬後風子陽道忽生遂娶妻而生二子二女焉噫風水之驗竟如是耶余謂趙風子秉性純良心地慈善重義踈財其報義父也甘於破産而遇人疾苦莫不觧囊助之見冢墓有犯絶嗣及兇兆者不問其人家爲部署損巳財不恤也即與人相地多不索謝又喜捨粥救貧放堂齋僧動輒千金盖此一片婆心天所以報之耳然其術又有動人不

可觧者曽至一墓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謂有產厄詢其家適有孕婦乃預於墓側掘取土丸備之其土丸層層渾成乃地氣所結者及其婦臨蓐暈死已一日風子自外至索原備土丸合水飲之婦頃蘇母子無恙一殤子家求其往至則徧視其屋得西廂指謂是室常有聲居之皆頭痛果不爽乃布紙合盌分香四十九畀老嫗執而周匝之旁備水一盂一帚揮衆出云聞盌內有聲速告已而盌內作啣啣聲急以青紗蒙童

子目促入視見白氣上冲中有人形風子曰怪在是矣入室以帚蘸水洒磚上頓成鮮血則云下掘三尺有似炭似石物掘之果然命碎之曰怪去室安矣其人曰自此可生子否曰未也欲生子須相墓相携往指其妻墓曰棺被焚擇穴遷葬則生子矣約日遷葬至則其弟備犀水器五六十具問之云葬時穴中皆水備犀也風子曰若此甘受罰及開墓無滴水棺左燒痕宛然遂遷葬一歲後其妾生子矣又有貴胄冢子患

瘋癱修其墳山子病即愈為風子援例得州同銜寧河大家子孫繁衍丁百數風子過墓曰地本佳城異姓新塋破此風水兆主絕改修可解不然無救也其家哂之越十餘年百口繼亡止餘翁媼垂八十餘矣惜哉近有州牧延看官廨至內宅曰犯黑煞紅煞小口不利而州牧止一子方七歲連年病弱因求治之其治法與向之治西廂同繼而取幼子貼身衣鋪地拘魂令其祖母舉衣屢問重否至三舉其重如兒身急令

以衣披兒抱持之穴南墻更掘地出紅黑沙曰怪去矣自此兒病頓除日漸長非昔日比有贅婿遠遊久不歸岳家延風子看其親墓曰是受傷婿有吐血病須用藥治其墳則婿病得愈從之越三月得婿書果如所言稽其病愈之日則風子醫墳之旬内也更有改山向補龍氣而發科甲者凡此皆余之深知非侈妄談其餘耳所聞奇異甚夥未可以耳代目不能殫述恐涉妄言之戒余聞其奇延至家求其相先塋許為大

地然風水屢傷須補治之指　先大夫墓山向
不利當改然未敢輕動余旋遭生母喪延擇吉
地得平洋一突點穴安塋風子許以二百四十
日內出一文一武三年內出女貴後皆驗而余
又遭嫡母喪合葬之日依改山向余得太守矣
後堂姪信他風水于先叔明堂前鑿泮池祖塋
之坤方也風子見之曰是傷龍脈必不利且主
咽喉眼目之疾而余去歲咽忽痛甚危殆風子
聞之即為設法補墳山余幸得痊而孫子出痘

傷右目今甫治之尚未愈也此則余之親驗者具謝儀不受余心歉然無以報因為作傳以表其異贊曰天生異人曰趙風子秉性純良猿猴舉止重義踈財利人克己相地真傳仙乎奇矣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季秋蘭泉主人撰

異夢述

甲寅之春二月哉生明余宿硤口之行館蓋于役蘭州而旋也東西文檄紛来几上幾滿挑燈獨坐案牘勞形久之人聲漸寂更漏微鳴既僕僕於道路難心逸而神清於是手倦停披解衣就寢覔安樂於黑甜任舒伸乎一枕少焉睡思朦朧栩栩入夢覺衾底塊然一物踏之輭而滑心謂狖狐急起捉之就燈審視欻然墜地化為女子鬒髮如雲美顏稚齒臉燦朝霞眼凝秋水

眉橫遠山之黛唇含櫻子之鮮鼻直而膩耳秀而妍手纖纖兮如弄玉腰嬝嬝兮若小蠻披霓裳之廣袖拖洛水之長裙修短合中態度風雅亭亭側立啞然視余而笑余就坐而問曰汝何来女曰妾仙子也與郎有夙緣以是来余曰噫汝妖所化耳何妄言女曰郎不記劉阮天台之事耶余曰其事殊渺茫烏足憑女曰蝴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彼向往之深者也豈其美色在前尚欲學栁下季坐懷不亂乎乃指

燈而咏曰瑞氣喜盈門結来花朶朶三生石上因莫怪心如火吟畢云妾願自薦枕席郎其納之余曰婢子無耻欲惑人耶我心如古鏡拂拭最空明照徹千魔態何須枉用情夫紅拂文君嘗嗤其行薄青鳳阿紫每怪其興妖況汝妖所化也乃欲毛遂於我是妖孽而又淫奔者矣何足取我禪心已作沾泥絮莫遣東風上柳枝去去勿再饒舌女嬉笑不言遽倚余肩而並坐香氣襲人媚態可掬翹一足於膝上凌波羅襪瘦

小堪憐余心搖搖如懸旌急斂神正色以手拍其頟而推之曰速去勿相擾女怫然曰妾以郎爲風流雅士故近就之何鹵莽乃爾余曰汝逞妖我閑邪再擾將以劍揮之豈僅此鹵莽耶問答尚多不能記憶此述其梗概耳紛囂之際聞隔室問曰何事喧鬩又聞人傳語曰使君問何人何事即来告余向女曰使君聞矣同詰何如女曰妾以夙分而来子不我與願許使君索一言以蔽之遂偕赴東偏見　先大夫據床危坐問何事余一一上

告　先大夫諦視之曰此女妖孽也可速遣去遲
則法治之女笑曰治妾亦大難侍者前白曰是
須如意金燈罩始能制之女曰何處覓得竊恐
難致耳　先大夫曰何難命侍者取之女猶欲
有言　先大夫向余曰持彼外廂候之緊握其
脉勿放手在此刺刺可厭余攜女出女揣余衣
曰春寒可畏郎衣不薄耶又笑拈余鬚曰鬚長
如戟見妾猶作羞縮狀奇也余任其調笑但默
然靜候頃之間一來矣來矣見　先大夫公服

出坐中堂侍者□□□如鉢色□
大夫語余曰放□□無能爲矣促女供□
倉皇色變長跪而訴曰念妾秉精金之質分夜
珠之光獨處青溪悵凡心之忽動偶臨塵世冀
佳士之堪逢祇緣夙分遂致覥顏孰意郎竟無
情是亦妾遭薄命顧甘承罪伏望海涵　先大
夫曰汝速復真形庶可免女向余曰郎太忍心
何不一援手救之余曰使君用法何敢乞憐
先大夫曰汝孽由自作胡多言叱侍者罩之女





